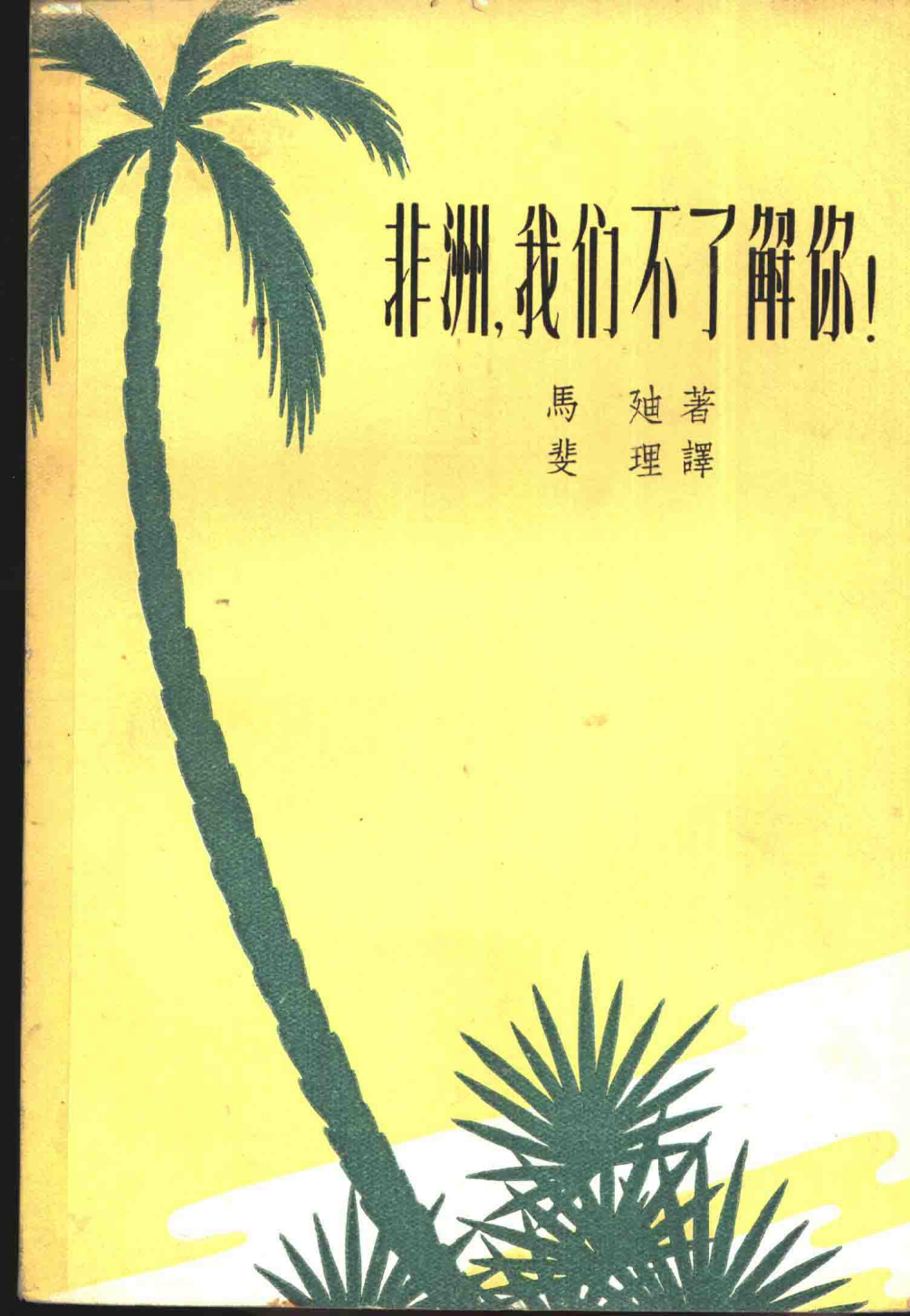




非洲，我們不了解你！

馬 斐 著
妲 理 譯



非洲，我們不了解你！

[非洲] 馬 廸 著

斐 理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 9 5 8 •



Benjamin Matip

Afrique, nous t'ignorons!

本書根据 Editions Renée Lacoste. Paris 1956年版本譯出

非洲，我們不了解你！

〔非洲〕馬迪著

斐理譯

*

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旗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号 1692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張 4 1/8 字數 74,000

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5,000 定价(6) 0.34元

目 次

第一部	警 報	3
第二部	地 獄	45
第三部	酋長們	98
后 記		124

作者献給：

我亲爱的安德烈，

你很早以前，一直向我要的东西，我如今迟迟地給你了，真是拖得太長了，我衷心地向你請求原諒。我从前在我一封信里边大略向你提过的、那座在太阳底下的小村的故事，你在这里可以看到。

我老老实实地把真实的情况告訴你，——而且，很抱歉，是赤裸裸的真实——并且用的声調也是你所不喜欢的！不过，这是社会的习俗叫我这样写的，不拘如何，很久以来一向就是这样。

你不会忘記，不是么？你曾經答应过我，無論如何，要把我們所不了解的非洲，这出戏整个地看完。由于它的沉默，連我自己也感到忐忑不安。

不过主要是避免那些容易做到的奇异的描写和陈詞濫調，这是我們在圣·米舍尔大街上所約定的，因为这样才能把主要的問題表达出来，而那些問題却是我們所唯一关心的。

因为到了最后，它才說出那些皮陶埃的酋長將來都成了什么样子……



第 一 部

警 报

一

山姆撥开最后几簇挡住小徑的青草，跨进一个广闊的院落。整个院子，浸浴在刺眼的阳光和潮湿的热气里。那儿的一棵棕櫚树蔭底下，有一群孩子在沙土上游戏，象猴子般尖声叫喊着，他們都沒有穿什么衣服，有的几乎是一絲不挂。院子里到处摆着晒在竹篩上的椰子和半盛着水、承接檐水的旧木桶。几只綿羊躺在地上，在阳光下打着盹儿，讓那九月午后几乎直射的强烈日光，刺得眨巴着眼睛。太阳晒得山姆眼花撩乱，他不觉微微退縮一下，把帽子直拉到眼皮上。孩子們一看見他，便停止了游戏，冲着他奔过去，大家一齐嚷着：

“喂！喂！”

他們奔跑时，滾圓的小肚皮，象袋子那样地左右搖晃，显得十分有趣。他們張开胳膊，尽往前跑，蜂拥着山姆不放开。每次，山姆从那边遙远的地方回来时，总是先把茱朗那里的威廉牧师，和拉柴尔教师的情况告訴孩子們。在这个

欢喜若狂的时刻里，这些半咧着嘴、睁大眼睛、脑瓜儿刮得光秃秃的小东西，不是以为已经坐在学校里的长凳上了吗？不是以为已经面对着“那堵跟死人说话的黑墙头”了吗？

可是挟着书夹的年轻的山姆，却咬咬牙齿，迈动着矫健的步子，迅捷地走开了。他仿佛要把那些孩子再三引起的回忆，快点压下去。

他们径直走到了厨房里。厨房是一间屋顶拱起的、狭窄的泥棚子，里面安着几张竹床。有一扇半开的窗户，透进来一道微弱而阴郁的亮光。

他们团团围着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几盘鱼干调麦片。屋子里充满着一股潮湿和炸葱的味道。山姆沉思着，他显然很疲乏，可是还在回答那些小孩子接二连三的问题。有时，他一句话也不说。

“喂！”一个孩子说，“他们当真在学校里教你跟死人讲话吗？”

大家哄笑起来，可是山姆没有去理睬他们。一会儿，山姆却问孩子道：

“爸爸在哪儿？”

“在种植园里，”孩子们齐声回答说。“他和朗波在一块儿。”

“哦，朗波！老是离不开那朗波！”山姆想，“他跟咱们家多亲密啊！”他脱去上课时穿的衣服，换上一条短裤和一件轻便的线衫。他提起他那把弯刀，抚摸了下孩子们，便走向种植园去了。“唔，多么风凉啊，”小伙子悄声地说。从那

种植园的南面，隱約傳來一个男人嗓音的回声，断断续续地夾杂着低沉的敲击声。山姆想：“不用說，一定是朗波。”接着他又赞叹地說，“他可真了不起，这样热的天，还唱歌呢！”松鼠沿着树枝奔跑，嘴里噙着一点紅的东西。陶醉在阳光底下的綠头蒼蝇，在一堆隔夜砍下的椰子上嗡嗡地飞着。那些椰子，由于最近几次的暴风雨，正在逐漸腐爛……那边，遙远的地方，凱柴埃那方面，傳來一声火車的吼叫。“三點鐘了，”山姆自言自語說，“到杜阿拉去的列車打这儿經過。”說真的，那些人怎么能够在那儿生活呢？小伙子心里想。

凱柴埃是一座沿着鉄路綫的偏僻小城，四面圍繞着重重迭迭的山巒。在那儿，你会感到窒息。因为它的酷热，它的生活和一切，都叫人太悶得慌了。总之，凱柴埃和这儿是截然不同的，但是是并列着的兩個世界。它們象透过一副夾鼻眼鏡似的彼此对望着。

“吁！”他僵着身子，从路上一簇簇搖摆着的椰树枝下钻过去。他抄起那把弯刀，一下把那飽含液汁的、蔓生在椰树枝上的嫩芽儿砍掉了。他挺高兴干这种零星的庄稼活。远在他孩子时期，还不够資格跟父亲一起去狩猎的时候，他不是已經跟别人一块儿剷除过地里的野草嗎？他用嘴巴和鼻子呼吸着椰树底下純洁而清香的空气。他心里不覺得有一种奇妙的快慰嗎？

“您好！”朗波回过身来，回答了山姆的招呼。他整个身子吊在一根捆着他身体的繩子上，正在往树上爬，准备砍去那棕櫚树的桠枝，他背上滴滿了汗，阳光从树叶縫里斜透过

来，照在他閃閃发光的眼睛里。山姆徑直朝着种植园那头走去，朝着他父亲那里走去。他看見父亲坐在一棵棕櫚樹下面，双手托着腦袋。老人在歇息。“可怜的老人，他干了一整天了么？”山姆埃思忖着。“那土地是他的命根子……虽然他已活到这么大的年紀了。这是我們祖先的土地……”吉麻出神地瞧着土壤，从他烟斗里噴出来的巨大的烟圈，一忽儿就消散在这充滿阳光的空气里了。吉麻老爹抬起眼睛，看見年輕人在向他走过来，干树叶和桤枝发出响声。老人心里想：“他是我頂有出息的兒子。”当山姆立在他的前面，告訴他学校里一天的事情时，老人微笑了，他辛勤得滿是皺紋的臉又有了精神。这也許是他最后一次的上課了，小伙子想。山姆居然也会有这种对第二天产生恐惧、神秘的預感，該是多么奇突的事呀。难道他繼承了他父亲那种預感了嗎？他父亲的幻梦总是跟預言一样的准确。

老人瞧着这个年輕人，他說起話来声音已經象个大人了。老人在他兒子黑黝黝的大眼睛里，寻找他自己青年时代的火焰。在他的二十个孩子当中，能够繼承他們家傳才能的，繼承“罗隆祖先威望”的，难道是这个兒子么？可是，如今的孩子們，誰又知道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自从第一批德国人到这里以后，一切都变动得太大了……吉麻老爹抽着烟斗。

吉麻家的椰子园可算是皮陶爱村最体面的了。当然，那是因为他的园子整理得清洁、整齐，既辽闊又肥沃。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四日那天，凱柴埃的行政官，曾經提名吉麻老

爹为“乡紳阶级”，对于这一点，老人感到十分荣幸。当时少校說，老人对于他的土地有着“神圣的情感”。然而吉麻对于挂在他胸前的獎章却感到厌恶，他根本就瞧不起那枚獎章。他有他的土地和辛勤的劳动，这不是最主要的嗎？就象他所說的：这是“罗隆祖先的坟墓”。

“你知道嗎，孩子？”他突然对儿子說，“你到这儿来的时候，我正惦念着你。我正在担心，担心老师們在学堂里沒有把应该教的东西教給你們……担心他們把你們教成空洞的酒桶，或者只知道随风飞舞的蝴蝶。”

小伙子睜大眼睛望着他的父亲。他想起了傳教士，威廉牧师，茄朗小学的校長；他想起了拉柴尔，他的級任老师；他想起了所有在那儿教書的先生，想起了凱柴埃的那些生意人，城里的行政官，老人只叫“他們”而不称呼姓名的那些人。

依照山姆的看法，他們全是好人。也許同样是被牺牲者。說实在的，我父亲有什么好責怪他們呢？

“爸爸，我不明白您的意思，”他大胆地說道。

“的确不容易懂，孩子。我要說的是……我担心你們学堂里沒有教导你們用‘真实的眼光来正視事物’……他們教你們知道巴黎或者倫敦有多少居民，那是很好的事情；他們教你們懂得人是怎样生活和怎样死去，沒有比这更合情理的了；可是，还有‘其他的’呢，”他叹息着說。“在我們年輕的时候，我們的上一輩教导我們認識大自然的秘密，我們祖先的秘密，教我們認識到他們的力量和智慧。如今呢……我們是在十字路口、两个世界的交叉点上：‘他們的世界和

我們的世界’……不可能也勿需乎往后退。只有勇往直前，还有什么好說的呢：不过一定要知道怎样个走法，关键就在这里……”老人又叹了口气，繼續抽他的烟斗。山姆望着地下，不再說話。

山姆很喜欢听老父亲的告誡，他把它称做“智慧的教訓”。他不是覺得这些告誡是补足他在茄朗学堂里所受的教育的最好方法嗎？可是，我的父亲，他老人家的心里究竟怎样想法呢？年輕人思忖着，因为吉麻老爹显得很痛苦，这种痛苦連他老年的皺紋都掩飾不住了。山姆想，他父亲的身体是挺强壯的。那么，他是象和他年岁相仿的老人一样在为“消逝的过去”而感到伤感嗎？或是在为一桩未料到的不幸而痛苦呢？

当地人都說，吉麻家的土地是辽阔无边的。有椰子树、咖啡树、棕櫚树和香蕉树；还有种着玉蜀黍、瑪尼奧克^①、瑪加波^②的田地；有尚未开垦的土地，林間的草地，高大的树木和河道。在山巒那边的斜坡下，姆盎河流过的地方，就是“皮隆家的土地”了，那儿是皮隆家族的产业。他們的家長就是皮隆族的酋長，吉麻老爹的紧邻。“我們的土地，”吉麻老爹想……“我們祖祖輩輩在这里定居了很多世紀了。那些土地，从开天辟地以来，就是咱們罗隆祖先的产业。誰說这

① 瑪尼奧克(Manioc)，是一种屬於大戟科的非洲植物，它的根可以制造淀粉。

② 瑪加波(Macabos)，是一种烟草。

是‘无主的空地’呢？……‘他們’，那些家伙，簡直有点儿瘋啦！”老人狠狠地下了結論。

他倆一起刈着种植园里茂盛的青草。他們用左手按着木柄，并肩前进，把青草揚得比身子还高。老人抖擞精神，不讓他兒子赶在前面。他真想跟那年輕力壯的小伙子比个高下嗎？“他的勁儿可真不差，”山姆想，“象他这样的年紀……叫他耽在村子里不干活儿，那才办不到呢。土地，他老是想念土地，那是他所說的十字路口和世界的分界綫……”

待了一会儿，吉麻老爹站起来了。他左手撑在腰里，半晌呆呆地瞧着他那正在热情地刈草的儿子，他赤裸的上身閃亮着汗水。老人搖了搖腦袋。山姆站了一会儿，抽出挂在腰帶上的銼刀，开始銼去那弯刀上被小石子磨坏的缺口。他机械地銼着，但动作却非常的熟練。“我的孩子！”老人突然說。

小伙子回过身来。他想，这种开头說話的方式……只有酋長才这样。他用这种方式說話，不是为了要强迫別人去听他們的話嗎？是为了要显显他們的权力，那种来自家族會議的权力……山姆根本沒法插上一句話，因为吉麻老爹滔滔不絕地在說下去：

“下禮拜六，你得到凱柴埃去。把我們仓房里的东西卖出去，然后买兩袋盐回来……还得給勞勃脫帶点东西。”

“給勞勃脫帶点东西？”山姆感到有点儿詫异。

“是的，跟往常一样。我已經叫朗波把送去的东西安排好了。他向我保証还有一些菠蘿蜜和香蕉，还有兩只母鷄。

这些东西够应付这一次了。”

山姆不愉快地回想到他在傳教士威廉办公室里看到的那張報紙。“这些不值錢的农产品，真能有什么用处？什么用处……人在心里反問着并且感到憤怒，咒罵魔鬼和善良的上帝……”这些話說得多么对。是因为这样，教士才在这句底下，用紅鉛筆做着記号嗎？

“我真不明白，咱們干嗎要孝敬那个劳勃脫呢？”山姆露出忿忿不平的神态，說。“咱們干嗎要平白地送他东西？咱們应当把东西送給穷人而不是送給这种有錢而不知道怎样花的家伙……”

“你說得对，我的孩子。但是你忘了一桩事，习惯的力量……好久以来，我們总是送禮而并不追究它真正的理由，他們呢，也要慣了，也收慣了。”

“劳勃脫在凱柴埃多久了？”山姆咬着牙問道。

“噢！”老人举起了胳膊，想了一想，說，“至少有二十年啦。德国佬一滾蛋，他就来了。那时我剛在布埃亚^①毕业，‘我們’剛打胜了德国的軍隊。”

“一句話，德国佬走了以后，待在这兒的第一批欧洲人当中的一个，对嗎？”

“不錯，最先来的人当中的一个。在已往的年代里……——我想該是打一九二〇那年开始吧——我的椰子总是卖給他……他办事挺漂亮，象他这样的人当然是很难得的。

① 布埃亚，是現在英托管区的首府。

他比凱柴埃的任何生意人都老實。”

“我覺得這很奇怪，”年輕人說。

“人們對於他的老婆倒有許多話……她是個地地道道的……何況，只要聽到她談起黑人，可真不明白她為什麼到這裡來。可是這並沒有阻止她跟若基纏繞不清……”

“老是這一套，”山姆輕蔑地回答。“跟這種女人在一起……”

“若基，那可憐的孩子。他可完了……象這類的事情，到頭來總是沒有好結果的。”

“他過去是我們班裡的一個同學。因為沒有人負擔他的學費，只好投身到那兒去當傭人……”

“要是你禮拜六碰到他，想法子找他談一談。要他離開那兒，要不然，就會替他自己和咱們這一村找來災難的……”

他們往前走著，青草在他們頭頂上向後飛揚，他們弓著背，絮絮不休地交談著。遠處，在姆盎河邊上，最後一排的椰樹林裡，飄來了一陣咚！咚！咚！的声响，這是朗波低沉的敲擊聲。太陽斜落入森林後面去了，成群的鳥兒飛到溪水裡，在洗它們一天中最後一次的澡。

“今天夠了，”老人一邊說一邊站起身來。他挺挺身子，滿意地朝那光禿禿的空地掃了一眼，那上面還蠕動著許多從窠裡翻出來的毛蟲和蝸牛。“今天的活兒可干得不錯，”他心裡不禁想。“讓晚上的雨水來給咱們完工吧。”山姆也站起來了。從椰樹林隙縫中透過來的、綠幽幽的光綫下，他的背脊依舊閃爍著汗水。他穿上綫衫，把木棍插在田裡的

一个角落里。

“我到河里去了，”他說。“仅仅洗一个澡的时间……”

“别去！别去！”老人躊躇地說。“那是很危险的……你知道，这会儿正是鳄鱼出洞的时光。快别去！快别去！”

“不会有危险的，爸爸，”小伙子微笑着回答。“我不是小孩子啦。”

“誰知道呢，”老人颤抖着說。他这样的焦心是不是太过份了呢？……

可是，山姆依旧吹着口哨，朝那姆盎河奔去。黄昏降临到皮陶爱村，那儿的黄昏一向来得特别快，因为那里是一天到晚浸浴在阳光里的，所以到时候，太阳仿佛来不及地要躲到森林后面去。慢慢地，一切都静下来。

二

約莫下午三点鐘光景，吉麻老爹把家里去赶“定期市集”的几个人都叫了来。他們在老人面前，心里卜通卜通地跳着。他們为什么怕去赶“定期市集”呢？

老人的面前，样样都安排停当了。一桶桶的油料，可和咖啡。老人想，“这些都是少校所要的东西。”他亲自仔細察看了所有的担子。用手抓起一把干可可豆，一粒粒地剥开，想知道是不是全是好的。

“这可可不行，拿回仓里去吧，”他对山姆說。“还是把放在左边角落里的那一袋拿来。”

吉麻老爹，自己也害怕凱柴埃的市集……他还記得，有

一回，就是那桩“疯子的事件”，他们是怎样欺侮过他的，他曾经把这事情告诉了皮隆酋长。再说，城市对他也没有什么好感。他年轻时，在布埃亚中学时代，曾经喜爱过城市，那时，还是德国人时代。那是我还“不懂事”的时代。我父亲在酋长会议上说：他看不惯那城市里的一切，那几徒有它的外表，其实一切是腐朽的。

“送劳勃脱的礼物准备好了吗？”他向一个女孩子问道。这小芳达克，才十二岁，拖着长长的发辫，戴着大耳环。小姑娘把芦苇编成的篮子指给他看，篮子里闪烁着猩红的雄鸡冠，还有圆圆的菠萝蜜，蕃瓜和香蕉。“这些东西都要白白地送掉，”山姆忿怒地想。“假如酋长们一天不去掉这种习惯，真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孩子们，现在你们可以动身啦！”吉麻老爹说……“愿罗隆的祖先在那儿保佑你们。”他衰弱的、颤动的手微微地摇动着蝇拂，于是孩子们便动身了。

老人把山姆拉到一边，等到大家在小路上消失了，才对他说话。依照法律和罗隆的意思，山姆埃不是吉麻族未来的家长吗？老人对他说：

“听我说，孩子。城市，不和这儿一样。你必须十分小心才好。只要你在那里稍有鲁莽，你知道，咱们就得付出怎样的代价。那儿有到处找碴儿的警察，有开口就骂的商人，有闹祸的汽车和米茄陀^①……还有说不尽的陷阱，让你遭

① 米茄陀(Mikado)，是非洲土人对火车头的称呼。